春渚紀聞/卷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春渚紀聞

◀上一卷

卷六　東坡事實

下一卷▶

文章快意

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：〈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　説郛本「先生」前有「東坡」二字。〉「某平生無快意事，〈某平生無快意事　「無」，説郛本作「于」。〉惟作文章，意之所到，則筆力曲折，無不盡意。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。」

後山往杏園

建中靖國元年，陳無己以正字入館，未幾得疾。樓異世可時爲登封令，〈樓異世可時爲登封令　「世可」，宋史作「試可」，卷三五四有傳。〉夜夢無己見別，行李遽甚。〈行李遽甚　「遽」，津逮本、討原本作「匆」。〉樓問是行何之，曰：「暫往杏園，東坡、少遊諸人在彼已久。」樓起視事，而得參寥子報云，無己逝矣。

坡仙之終

冰華居士錢濟明丈，嘗跋施純叟藏先生帖後云：〈嘗跋施純叟藏先生帖後云　「純」，津逮本作「能」。〉建中靖國元年，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，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，且約

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，〈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　「孺」，津逮本作「儒」。〉既往迓之，遂決議爲毘陵之居。六月自儀真避疾渡江，再見於奔牛埭，〈再見於奔牛埭　「埭」，疑是「塘」之誤。按江蘇武進縣西三十里有奔牛塘，疑即此地。〉先生獨臥榻上，徐起謂某曰：「萬里生還，乃以後事相託也。惟吾子由，自再貶及歸，不復一見而决，此痛難堪。」餘無言者，久之復曰：「某前在海外，了得易、書、論語三書，今盡以付子，願勿以示人。三十年後，會有知者因取藏篋，欲開而鑰失匙。」某曰：「某獲侍言，方自此始，何遽及是也。」即遷寓孫氏館，日往造見，見必移時，慨然追論往事，且及人間，出嶺海詩文相示，時發一笑，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。七月十二日，疾少間，曰：「今日有意，喜近筆研，試爲濟明戲書數紙。」遂書惠州江月五詩。明日又得跋桂酒頌，自爾疾稍增，至十五日而終。

鄒陽十三世

薳一日謁冰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，〈薳一日謁冰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　「華」下説郛本有「居士錢濟明」五字。〉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，至降鄒陽於十三世，天豈偶然，繼孟軻於五百年，吾無間也之句。冰華笑曰：「此老夫所爲者。」因請降鄒陽事。冰華云：元祐初，劉貢甫夢至一官府，案間文軸甚多，偶取一軸展視云：在宋爲蘇某，逆數而上十三世，云在西漢爲鄒陽。蓋如黃帝時爲火師，周朝爲柱下史，只一老聃也。

紫府押衙

霅川莫蒙養正，崇寧間過余言：夜夢行西湖上，見一人野服髽髻，頎然而長，參從數人，軒軒然常在人前。路人或指之而言曰：「此蘇翰林也。」養正少識之，亟趍前拜，且致恭曰：「蒙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，願執巾侍不可得也。不知先生厭世仙去，今何所領，而參從如是也。」先生顧視久之曰：「是太學生莫蒙否？」養正對之曰：「然。」先生頷之曰：「某今爲紫府押衙。」語訖而覺。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：夜登合江樓，夢韓魏公騎鶴相過。云受命與公同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，已而果然。小説載魏公爲紫府真人，則養正之夢不誣矣。

裕陵睠賢士

先生臨錢塘郡日，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學官，待次姑蘇。公遣舟邀取至郡，留款數日，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。酒酣，顧視湖山，意頗懽適，且語及先君，被遇裕陵之初，

而歎今日之除，似是左遷。久之，復謂景文曰：「如某今日餘生，亦皆裕陵之賜也。」景文請其説。云：某初逮繫御史獄，獄具奏上。是夕昏鼓既畢，某方就寢，忽見一人排闥而入，〈忽見一人排闥而入　「一」，原作「二」，據津逮本、討原本改。〉投篋于地，即枕臥之。至四鼓，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，學士賀喜者。某徐轉仄問之，即曰：「安心熟寢。」乃挈篋而出。蓋初奏上，舒亶之徒，力詆上前，必欲置之死地。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，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某起居狀。適某晝寢鼻息如雷，即馳以聞。裕陵顧謂左右曰：「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。」於是即有黃州之命，則裕陵之恕，念臣子之心，何以補報萬一。後先君嘗以前事語張嘉父，嘉父云：公自黃移汝州，謝表既上，裕陵覽之，顧謂侍臣曰：「蘇軾真奇才。」時有憾公者，復前奏曰：「觀軾表中，猶有怨望之語。」裕陵愕然曰：「何謂也。」對曰：「其言兄弟並列於賢科」，與『驚魂未定，夢遊縲紲之中』之語。」蓋言軾轍皆前應直言極諫之詔，今乃以詩詞被譴，誠非其罪也。裕陵徐謂之曰：「朕已灼知蘇軾衷心，實無他腸也。」於是語塞云。

墨木竹石

先生戲筆所作枯株竹石，雖出一時取適，而絶去古今畫格，自我作古。薖家所藏枯木并拳石叢篠二紙，連手帖一幅，乃是在黃州與章質夫莊敏公者。帖云：「某近者百事廢懶，唯作墨木頗精，奉寄一紙，思我當一展觀也。」後又書云：「本只作墨木，餘興未已，更作竹石一紙同往。」前者未有此體也，是公亦欲使後人知之耳。

裕陵惜人才

公在黃州，都下忽盛傳公病歿。裕陵以問蒲宗孟，宗孟奏曰：「日來外間似有此語，然亦未知的實。」裕陵將進食，因歎息再三，曰：「才難。」遂輟飯而起，意甚不懌。後公於哲廟朝表薦先子博士備論云：「先皇帝道配周孔，言成典謨，蓋嘗當食不御，有『才難』之歎。」其説蓋出于此。

著述詳攷故實

秦少章言：公嘗言觀書之樂，夜常以三鼓爲率，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。然自出詔獄之後，不復觀一字矣。某於錢塘從公學二年，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。然每有賦詠及著譔所用故實，雖目前爛熟事，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。

書明光詞

蔣子有家藏先生於吳牋上手書一詞，是爲餘杭通守時字，云：「紅杏了，夭桃盡，獨自占春芳。不比人間蘭麝，自然透骨生香。對酒莫相忘，似佳人、兼合明光。只憂長笛吹花落，除是寧王。」既不知曲名，常以問先生門下士，及伯達與仲虎叔平諸孫，皆云未之見也。又不知「兼合明光」是何等事，或云是酴醾也。

論古文俚語二説

文章至東漢始陵夷，至晉宋間句爲一段，字作一處，其源出於崔蔡。史載文姬兩詩，特爲俊偉，非獨爲婦人之奇，乃伯喈所不逮也。又俚俗語，有可取者。處貧賤易，耐富貴難；安勞苦易，安閑散難；忍痛易，忍癢難。人能安閑散，耐富貴，忍癢，真有道之士也。二段所書，皆東坡醉墨。蓮家寶之甚久，後入御府，世無傳此語者，故錄于此。

題領巾裙帶二絶

嘉興李巨山，錢安道尚書甥也。先生嘗過安道小酌，其女數歲，以領巾乞詩。公即書絶句云：「臨池妙墨出元常，弄玉嬌癡笑柳娘。吟雪屢曾驚太傅，斷弦何必試中郎。」又於陶安世家，見爲劉唐年君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隸，書絶句云：「任從酒滿翻香縷，不願書來繫綵牋。半接西湖橫綠草，雙垂南浦拂紅蓮。」每句皆用一事，尤可珍寶也。

營妓比海棠絶句

先生在黃日，每有燕集，醉墨淋漓，不惜與人。至於營妓供侍，扇書帶畫，亦時有之。有李琪者，小慧而頗知書札，坡亦每顧之喜，終未嘗獲公之賜。至公移汝郡，將祖行，酒酣奉觴再拜，取領巾乞書。公顧視久之，令琪磨硯，墨濃取筆大書云：「東坡七歲黃州住，何事無言及李琪。」即擲筆袖手，與客笑談，坐客相謂：「語似凡易，又不終篇，何也？」至將徹具，琪復拜請。坡大笑曰：「幾忘出場。」繼書云：「恰似西川杜工部，海棠雖好不留詩。」一座擊節，盡醉而散。

太白胸次

士之所尚，忠義氣節，不以摛詞摘句爲勝。唐室宦官用事，呼吸之間，殺生隨之。李太

白以天挺之才，自結明主，意有所疾，殺身不顧。王舒公言：「太白人品污下，詩中十句，九句説婦人與酒。」至先生作太白贊則云：「開元有道爲可留，糜之不可矧肯求。」又云：「平生不識高將軍，手污吾足乃敢嗔。」二公立論，正似見二公胸次也。

賦詩聯詠四姬

徐黃州之子叔廣，十四秀才，先生與其舅張仲謨書，所謂「十三十四皆有俊性者」是也。嘗出先生醉墨一軸，字畫欹傾，龍蛇飛動，乃是張無盡過黃州，而黃州有四侍人，適張夫人攜其一往壻家，爲浴兒之會。無盡因戲語云：「厥有美妾，良由令妻。」公即續之爲小賦云：「道得征章鄭趙，姓稱孫姜閻齊。浴兒於玉潤之家，一夔足矣。侍坐於冰清之仄，三英粲兮。」既暮，而張夫人復還其一，還乃閻姬也，最爲徐所寵。公復書絶句云：「玉筍纖纖揭繡簾，一心偷看緑羅尖。使君三尺毬頭帽，須信從來只有簷。」

樂語畫隸三絶

薳於揚州得先生手畫一樂工。復作樂語云：「桃園未必無杏，銀e終須有鉛。荇帶豈能欄浪，藕花却解留蓮。」其後又作漢隸，書：「子瞻禹功同觀。」真三絶也。

秦蘇相遇自述輓誌

先生自惠移儋耳，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陽移海康，渡海相遇。二公共語，恐下石者更啟後命。少游因出自作挽詞呈公，公撫其背曰：「某常憂少游未盡此理，今復何言。某亦嘗自爲誌墓文，封付從者，不使過子知也。」遂相與嘯詠而別。初少游謁公彭門，和詩有「更約後期遊汗漫」，蓋讖於此云。

牛酒帖

先生在東坡，每有勝集，酒後戲書，以娛坐客，見於傳錄者多矣。獨畢少董所藏一帖，醉墨瀾翻，而語特有味。云：「今日與數客飲酒，〈今日與數客飲酒　「與」，原作「有」，據津逮本、討原本改。按據本條下句「是與客飲酒，私殺耕牛，醉酒踰城」，則應以「與」爲是。〉而純臣適至，秋熱未已，而酒白色，此何等酒也，入腹無贓，任見大王。既與純臣飲，無以侑酒。西隣耕牛適病足，乃以爲■〈炙，肉代火〉，飲既醉，遂從東坡之東直出，至春草亭而歸，時已三鼓矣。」所謂春草亭，乃在郡城之外，是與

客飲酒，私殺耕牛，醉酒踰城，犯夜而歸。又不知純臣者是何人，豈亦應不當與往還人也。〈豈亦應不當與往還人也　「不」，原作「才」，據津逮本、討原本改。〉

饋藥染翰

先生自海外還，至贛上，寓居水南日，過郡城，攜一藥囊，遇有疾者，必爲發藥，并疏方示之。每至寺觀，好事者及僧道之流，有欲得公墨妙者，必預探公行遊之所，多設佳紙，於紙尾書記名氏，堆積案間，拱立以俟。公見即笑視，略無所問，縱筆揮染，隨紙付人。至日暮筆倦或案紙尚多，〈至日暮筆倦或案紙尚多即笑　上十二字討原本爲注語。〉即笑，語之曰：「日暮矣，恐小書不能竟紙，或欲齋名及佛偈者幸見語也。」及歸，人人厭滿，忻躍而散。

寫畫白團扇

先生臨錢塘日，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。公呼至詢之，云：「某家以製扇爲業，適父死，而又自今春已來，連雨天寒，所製不售，非故負之也。」〈非故負之也　「故」，津逮本、討原本作「固」。〉公熟視久之，曰：「姑取汝所製扇來，吾當爲汝發市也。」須臾扇至，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，就判筆作行書草聖及枯木竹石，頃刻而盡。即以付之曰：「出外速償所負也。」其人抱扇泣謝而出。始踰府門，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，所持立盡，後至而不得者，至懊恨不勝而去。遂盡償所逋，一郡稱嗟，至有泣下者。

寺認法屬黑子如星

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，先生作郡倅日，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，即顧謂參寥曰：「某生平未嘗至此，而眼界所視，皆若素所經歷者。自此上至懺堂，當有九十二級。」遣人數之，果如其言。即謂參寥子曰：「某前身山中僧也，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。」後每至寺，即解衣盤礴，久而始去。則廉時爲僧雛侍仄，每暑月袒露竹陰間，細視公背，有黑子若星斗狀，世人不得見也，即北山君謂顏魯公曰「誌金骨，記名仙籍」是也。

觀書用意

唐子西云：先生赴定武時，過京師，館於城外一園子中。余時年十八，謁之。問近觀甚書，予對以方讀晉書。猝問其中有甚亭子名，予茫然失對。始悟前輩觀書，用意如此。

筆下變化

晁丈無咎言：蘇公少時，手抄經史，皆一通。每一書成，輒變一體，卒之學成而已。迺知筆下變化，皆自端楷中來，爾不端其本，而欺以求售，吾知書中孟嘉，自可默識也。〈自可默識也　「默」，原作「點」，據討原本改。〉

馬蹶答問

元祐三年，北國賀正使劉霄等入賀，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，始行馬而公馬小蹶，劉即前訊曰：「馬驚無苦否。」公應之曰：「銜勒在御，雖小失無傷也。」

蘇劉互謔

劉貢父舍人，滑稽辨捷，爲近世之冠。晚年雖得大風惡疾，而乘機决發，亦不能忍也。一日與先生擁爐於慧林僧寮，謂坡曰：「吾之隣人，有一子稍長，因使之代掌小解。不逾歲，偶誤質盜物，資本耗折殆盡，其子媿之，乃引罪而請其父曰：『某拙於運財，以敗成業，今請從師讀書，勉赴科舉，庶幾可成，以雪前恥也。』其父大喜，即擇日具酒肴以遣之。既別且囑之曰：『吾老矣，所恃以爲窮年之養者子也。今子去我而遊學，儻或僥倖改門換戶，吾之大幸也。然切有一事，不可不記，或有交友與汝唱和，須子細看，莫更和却賊詩，狼狽而歸也。』」蓋譏先生，前逮詔獄，如王晉卿周開祖之徒，皆以和詩爲累也。貢父語始絶口，先生即謂之曰：「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，會有召夫子食者，既出，而羣弟子相與語曰：『魯，吾父母之邦也。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，今幸俱還鄉里，能乘夫子之出，相從尋訪親舊，因之閲市否。』衆忻然許之，始過闉闍，未及縱觀，而稠人中望見夫子，巍然而來，於是惶懼相告，由夏之徒奔踣越逸，無一留者。獨顔子拘謹，不能遽爲闊步，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，即屏伏其旁，以俟夫子之過。已而羣弟子因目之爲避夫子塔。」蓋譏貢父風疾之劇，以報之也。

回江之利

先生元祐四年，以內相出典餘杭。時水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，過郡以嘗渡江敗舟於浮山，遂陰畫回江之利以獻，〈遂陰畫回江之利以獻　「畫」，原作「盡」，據討原本改。〉從公相視其宜。一自富陽新橋港至小嶺，開鑿以通閑林港，或費用不給，則置山不鑿，

而令往來之舟般運度嶺，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。一自龍山閘而出，循江道過六和寺，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，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，二十里至富陽。而公詩有「坐陳三策本人謀，唯留一諾待我畫」謂此。又云「石門之役萬金耳，首鼠不爲吾已隘。」又云「上饒使君更超逸，坐睨浮山如累塊」者。知所議出於侯也。時越尼身死，官籍其資，得錢二十萬緡。公乞於朝，又請度牒三百道佐用。得請，而公入爲翰林承旨，除林希子中爲代。有諛者言今鑿龍山姥嶺，正犯太守身，因寢其議，而遷用亡尼之資，遺患至今，往來者惜之。

翰墨之富

先生翰墨之妙，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，人間所藏，蓋一二數也。至宣和間，內府復加搜訪，一紙定直萬錢，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。譚禓以五萬錢輟沈元弼「月林堂」榜名三字。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，皆爲利誘，盡歸諸貴近，及大卷軸輸積天上。丙午年，金人犯闕，輸運而往，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。而紹興之初，余於中貴任源家，見其所藏幾三百軸，最佳者有徑寸字，書「宸奎閣記」，行書南遷乞乘舟表與酒子賦。又於先生諸孫處，見海外五賦，字皆如醉翁亭記，而加老放。畢少董處，見自虜中還得責呂惠卿詞。於王信仲家人針篋中，續仲永處，見海外祭妹德化縣君文，與余世寶東坡先生無一錢詩，醉草十紙，〈醉草十紙　「醉」上原有「酒」字，據津逮本、討原本刪。〉龍蛇飛動，皆非前後石刻所見者。則德麟趙丈嘗跋公書後，有「翰墨稽天，發乎妙定」之語，爲不虛也。

龍團稱屈賦

先生一日與魯直、文潛諸人會飯。既食骨埳兒血羹，客有須薄茶者，因就取所碾龍團，遍啜坐人。或曰，使龍茶能言，當須稱屈。先生撫掌久之曰：「是亦可爲一題。」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，以俾薦血羹龍團稱屈爲韵。山谷擊節稱詠，不能已。已無藏本，聞關子開能誦，今亡矣！惜哉！

贋換真書

先生元祐間，出帥錢塘。視事之初，都商稅務〈都商稅務　説郛本作「都下司稅務」。〉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吴味道，以二巨捲作公名銜，〈以二巨捲作公名銜　「捲」，原作「掩」，據説郛本改。下同。〉封至京師蘇侍郎宅。顯見偽妄。公即呼味道

前，訊問其捲中果何物也。味道恐蹙而前曰「味道今秋忝冒鄉薦，鄉人集錢， 〈鄉人集錢 「鄉」，原脫，據津逮本、討原本、説郛本補。〉 爲赴都之贐。 〈爲赴都之贐 「都」，原作「省」，據説郛本改。〉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，得二百端。因計道路所經，場務盡行抽稅，則至都下不存其半。心竊計之，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，唯內翰與侍郎耳。縱有敗露，必能情貸。味道遂偽假先生台銜，緘封而來。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，罪實難逃，幸先生恕之。」公熟視，笑呼掌牋奏書史，令去舊封，換題細銜，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。并手書子由書一紙，付示謂味道曰：「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，無妨來年高選， 〈來年高選 「選」，原作「過」，據説郛本改。〉當却惠顧也。」味道悚謝再三。 〈味道悚謝再三 「悚」，説郛本作「陳」。〉 次年果登高第，還具牋啟謝殷勤，其語亦多警策，公甚喜，爲延款數日而去。